

生存与权力：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的意志论维度探赜

——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

李 雨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意志论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由传统理性主义转向人本主义的理论内核，显示出人性理论消解古典体系的发展主线，其中以叔本华生存意志论与尼采权力意志论为关键节点。叔本华通过改造康德形而上学，确立了意志在自我生存中直接被认识的根本属性，致力构建非理性主义的感性表象世界。尼采将叔本华意志论进一步极端化，并在后来对其进行彻底批判，以权力意志对人的内在冲动进行价值重估。叔本华与尼采意志论成为存在主义这一人本思潮高峰的思想先驱。

关键词

叔本华，生存意志论，尼采，权力意志论，存在主义

Survival and Power: Exploring the Volitional Dimension of Modern Western Humanistic Philosophy

—From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to Existentialism

Yu L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Voluntarism is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end, which has shifted

文章引用：李雨. 生存与权力：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的意志论维度探赜[J]. 哲学进展, 2026, 15(7): 297-302.
DOI: 10.12677/acpp.2026.157341

from traditional rationalism to humanism. It demonstrates the main development line of human nature theory in dissolving the classical system, with Schopenhauer's theory of the will to live and Nietzsche's theory of the will to power as key nodes. Schopenhauer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will being directly recognized in self-existence by transforming Kant's metaphysics, and devoted himself to constructing an irrationalist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world. Nietzsche further radicalized Schopenhauer's voluntarism and later thoroughly criticized it, reevaluating the value of human inner impulses through the will to power. Schopenhauer's and Nietzsche's voluntarism became the ideological precursors of existentialism, the peak of humanistic thought.

Keywords

Schopenhauer, Theory of the Will to Live, Nietzsche, Theory of the Will to Power, Existent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西方哲学步入近代以来,由感性思维所主导的人本主义常在理性主义演变进程中处于附庸地位。费尔巴哈则以自然领域的无神论为世界观基础,重塑了感性唯物主义体系,着力破除纯粹理性和上帝至上的思维桎梏。随着工业文明取代落后生产关系,人的生命欲望和感性冲动得到宣扬,传统理性主义定势被人本主义渗透,彰显出现代人性理论的立场转换。19世纪中叶,意志论兴起,主张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是欲求与冲动的“生存者”,进而将理性降格为仅发挥单一功能性的附属产物。这一转变以叔本华生存意志论为肇始,经尼采进行极端改造,系统化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中非理性主义的主流建构,架通早期人本学走向存在主义高潮的有效衔接。

2. 叔本华生存意志论的本体论转向与升格

叔本华(Schopenhauer)与黑格尔(Hegel)同处于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交汇时期,但二者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哲学路线。叔本华反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贬低现实感性活动的纯粹理性批判,首创唯意志主义人性论,否定传统理性主义人性观,成为现代哲学人性观的理论开端,直接促使现代西方哲学产生显著的非理性主义和非道德主义倾向。

叔本华意志论将人性问题抬升至本体论高度,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上帝、物质或精神实体,而是“生存意志”,自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运动变化都由生存意志所派生,都是意志的显现和表象。他在其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接受了康德(Kant)关于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分,但驳斥康德将物自体视为不可知,宣称意志就是物自体在自我内在中直接被认识。尽管意志先天固有“形而上”属性,借此确立了自身的第一性,但并非不可被认识。叔本华指出,意志在现实中客体化成表象世界,表现为无法主观遏制的盲目生理冲动。“我们在无机自然界,在植物繁生的自然界,在这两种自然界的规律中,以及在我们(即人类)自己生命成长发育的那些部分中所看到的意志现象都是这种冲动”([1], p. 376)。在哲学层面,叔本华取消了生存意志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赋予其永恒不变、无所不包的至上地位,使意志成为支配一切现象与运动的绝对主宰。

叔本华基于对生存意志论的哲学本体论阐释,划分了意志客观化的严密等级,人本主义倾向开始着重显现。他认为,动物和人类内在的原始冲动力是生存意志的突出表现。寻求生命存续、欲望满足是动

物和本性的使然，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无意识”。叔本华由此提出不同生命个体表现的生存意志相异，为划分生存意志客体化程度指明路径。在叔本华意志论体系中，无机物、植物、动物等一切存在物皆被视为意志客观化序列的层级产品，从底端的引力、硬性到最高的人类自我意识构成了严格的等级体系。人以外的存在物虽然具备生存意志，但其维持自身存在的原始动量完全无意识，只有通过自我意识从事各种现实活动的人类是生存意志最完善的表象，即“人的全部本质就是意志，人自己就是这意志所显现的现象”([1], p. 396)。由此，生存意志决定了人的本质与命运。由于生存意志不具备空间、时间属性，通过剥夺目标和最终满足来驱使人遵循充足理由律，导致人始终处于欲求满足但匮乏无法解除的矛盾之中。作为生存意志最完善的表现形式，人是诸多欲求和需要的凝结体，包括抽象思辨在内的一切生命活动均为无止境的生存意志服务。叔本华将意志的主宰作用无限升华，迫使理性(Vernunft)降格为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以此来否定传统西方哲学在理性内部自我循环的幻想。生存意志因其永恒特质，导致人的目标无法最终达成、欲求无法彻底满足，且任何生命个体的活动必然经死亡而走向终结，叔本华生存意志论由此转型悲观主义。叔本华为冲离生存意志窠臼，提出了两条道路：一是沿袭康德的审美直观，获得暂时的解脱。在从事艺术静观及创作时摆脱意志驱使，依靠纯粹认识活动成为“无意识的主体”。二是欲求转向精神世界，通过宗教行动彻底否定生存意志，击穿全部个体存续的同一意志，达成意志自我取消后的最终平静，即“寂灭(Nirwana)”。

叔本华排斥理性中心，从生存意志和非理性存在出发，描绘了生存意志主导下的悲观世界图景，得出否定式的消极人本主义：人是意志的客体化表现，其一切生存诉求和欲望冲动均由生存意志所决定，人只有彻底否定自身本质的意志才能复归于解脱。叔本华意志论开启了现代人性理论中以悲剧色彩为核心的主导性倾向，表现出工业文明社会的内生矛盾，而后成为现代人本哲学的理论范式和批判对象。

3. 尼采从“生存意志”到“权力意志”的价值重估

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尼采(Nietzsche)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批判”成为重塑传统文化观念的发起基点，其“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概念是尼采哲学的枢轴。作为“本体论—价值论”综合原则的权力意志，超越了心理学或生物学学科的单一性质，被用作解释自然生命的根本动力和重估价值的根本尺度。尼采秉持鲜明的感性现实主义立场，通过权力意志论彻底否定古典理性主义人性观，认为存在者整体只能被规定为权力意志，同时构成了对叔本华激烈的继承与批判：继承意志作为非理性本体的基本姿态、翻转意志的价值取向，从叔本华生存意志论否定生命走向对生命的最高肯定[2]。

尼采权力意志论的学说系统化，源于他对欧洲虚无主义的研判。在尼采看来，以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形而上学，利用超验的“真实世界”贬低感性流变的“表象世界”。然而随着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哲学范式的推进，超越性的世界图景步入崩溃境地，客观、神圣的价值秩序不再有效完成规训人类社会的统摄功能。由此，尼采力求实现摆脱超验、冲离虚无的价值奠基。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概念，但拒绝其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否定式结论。权力意志就是尼采关于人类生命价值的治疗性回应，指出，生命本身具备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价值源泉只能是生命自身的权力增强需求，而非任何外在超验规范。尼采强烈反对叔本华意志论将生存斗争视为人的本质的理论主线，这是权力意志学说的关键所在。不同于叔本华将意志描述为自我保存的消极心理能力，尼采主张意志本质上是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力活动，寻求力量增强和欲望扩张。“我看出有生物的地方，那里便有着权力的意志；甚至于在奴隶的意志里也有着求为主人的意志”[3]。作为生命存在的原始动力，权力意志没有终极目标或最终状态，不朝向平衡态，满足与否不是其价值标准，真正的积极在于增长本身。依照权力意志的要求，人类生命冲动的至上表现是超越，力图成为主导性解释，将主体意志强加于外在世界，利

用真理、逻辑、知识等特定工具组织和控制自身。由此，尼采为权力意志论学说体系厘清了非目的性、自我克服的概念特征关系，将生命等同于权力意志，并使其贯穿从无机物物理力到人类文化创造的全部层级。

一切价值都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式，尼采区分了强弱两种价值设定方式。一是奴隶道德价值源于弱者的怨恨，弱者将自身的被统治处境解释为“善”，从而否定权力意志的等级序列。二是主人道德价值直接肯定自身的等级高贵和力量丰盈，主动地批判一切否定生命的价值取向，重新创造生命活动的肯定式价值评判标准。通过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克服，人摆脱了任何外在的道德或神学束缚，成为“自身立法者”这一权力意志的最高人格化形象。尼采确立了权力意志的无上主宰地位，但学说理论化、体系化的中介环节在于概念发挥作用的运行程序或规律。尼采引入了“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思想假设：一切事物以无数次完全一致的状态复归自身。人遵循权力意志的逻辑肯定生命，促使活动姿态的无限重复，权力意志是肯定的动力，而永恒轮回则是肯定形式的最高要求，接纳一切曾经、现在和未来的流变，不寻求任何最终的解脱或终点。

尼采的思想起点和理论格局继承于叔本华意志论，主要体现在非理性主义转向与推崇意志概念方面。但尼采对叔本华的批判则采取了全方位模式，构成了权力意志论与生存意志论的根本对立(见表 1)：

Table 1. The opposing dimensions of Schopenhauer’s theory of survival consciousness and Nietzsche’s theory of the will to power

表 1. 叔本华生存意识论与尼采权力意志论的对立维度

维度	叔本华生存意志论	尼采权力意志论
意志概念本质	自我保存，本质是匮乏	力量增长，本质是丰盈
对满足的态度	满足走向虚无	满足不是目的
对痛苦的评价	应被否定，解脱是寂灭	应被肯定，增长的条件
对同情的看法	道德的基石	削弱增长的工具
对否定的态度	最高解脱路径	生命衰减症状
最终理想状态	无意志的宁静	永恒轮回的自我超越
形而上学立场	保留真实和表象世界	世界就是权力意志
人性前景展望	悲观主义	最高肯定(包括毁灭)

尼采在继承叔本华“意志本体”的思维框架基础上，通过对意志的本性进行从匮乏到丰盈、从否定到肯定、从寂灭到永恒轮回的翻转，重估生命活动的价值标准，建立起现代人本主义中极具挑衅性和创造力的价值学说。尼采权力意志论完成了价值创造从理性到主体自身的彻底迁移，以“自我克服”原则取代目的论、和谐论，促使生命价值的肯定含义不再指向平衡状态，激烈宣扬着人自身的本质及其承受极端偶然性的内在力量，为存在主义人本学迈入发展尖峰提供了去中心化的主体批判源泉。

4. 叔本华与尼采意志论的存在主义转化路径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本主义。作为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凸显人的存在与其他一切存在的区别，并把人的存在置成哲学理解的真正对象。存在主义认为：人以外的一切存在，都是“本质先于存在”，即某种特定的物种的本质预先地规定了该物种的每个个体的存在；与此相反，人的存在则是“存在先于本质”，即人在自身的存在过程中构成自己的本质，人是一种不断地超越自己先前之所是的存在[4]。存在主义并非意志论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接受“非理性主体”这一基本洞见后，对意志概念本身进行了根本性改造，甚至在关键节点上走向了对意志本体的消解。存在主义与

意志论之间的复杂交涉，为意志学说开辟出一条现代人本性质的转化路径。

(一) 权力意志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克服意志的尝试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首先作出用权力意志完成形而上学与“克服意志”的尝试。海德格尔将尼采置于西方形而上学史的终结处。他认为，尼采权力意志论并非是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反而是形而上学的最终形态——因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框架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5]，而尼采将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规定为“权力意志”。因此，尼采仍然停留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即权力意志是主体性的极端化表达：一切存在者都被视为权力意志的透视性投射，世界成为可被计算、可被评价的“表象”。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尼采试图通过价值重估克服虚无主义，但恰恰是价值思维本身导致了虚无主义。原因在于价值总是由主体设定，它不能为自身提供存在论根基。因此，要真正克服虚无主义，不能通过重估价值，而必须追问存在本身，摧毁价值思维与意志形而上学[6]。1930年代后，海德格尔逐渐转向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将自然与人都纳入可计算、可控制框架的“集置”。座架正是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历史实现：世界被降格为“持存资源”(Bestand)，等待被意志征用。对此，海德格尔提出非意志的、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的态度。这不是叔本华式的否定生命意志，而是对“存在本身的谢恩”，放弃对世界的支配欲，倾听存在的显现。这一态度与叔本华的寂灭有表面相似，但根基完全不同：叔本华追求的是意志的自我取消，海德格尔追求的是存在之开显的前意志性。基于上述可见，海德格尔一方面接受尼采对传统价值批判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将尼采权力意志学说读作形而上学的最彻底表达，因而必须被“克服”。他开启了一条走出意志本体论的现象学存在论路径。

(二) 存在主义对意志形而上学与否定意志的双重拒绝

加缪的反抗式回应则表达了对意志形而上学与否定意志的双重拒绝。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出，荒谬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沉默之间的对立。这一经验不依赖于任何意志概念：人渴望意义、理性和统一，世界呈现为无意义的、杂多的、非理性的流变。不同于叔本华的痛苦本源论，加缪认为荒谬不是意志受挫的结果，而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的不协调。加缪明确反对将荒谬归因于意志的过度或不足。“荒谬不是来自对某物的判断，而是来自某种关系的感受”。因此，荒谬不需要通过意志的否定或强化来解决。加缪人本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反抗，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有本质区别，反抗设定界限：加缪在《反抗者》中指出，反抗行为中，反抗者同时说“不”和“是”，分别针对侵犯其尊严的行为和肯定共同人性的价值([7], p. 18)。因此，反抗天然包含自我限制：“我反抗，故我们存在”([7], p. 185)。尼采的权力意志追求无限扩张与支配，加缪的反抗则主张“为他人、与他人一起”。同时，加缪明确拒绝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否定意志方案。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是一种逃避，通过禁欲、艺术静观或涅槃式的寂灭来否定意志，实质上是哲学的自我消解。加缪与尼采的关系更为复杂。他受尼采影响极深，但最终与尼采决裂，尤其是在《反抗者》中对尼采进行严厉批判。加缪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一旦成为绝对原则最终会导致对暴力的颂扬。尼采的超人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在加缪的话语体系中，尼采对奴隶道德的批判虽然有力，但其超人、权力意志等级等正面理想抹平了人类平等的伦理底线。加缪强调，反抗设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行为如果否定他人的基本尊严，就超越了反抗的正当范围。加缪吸收尼采对生命肯定的要素与对彼岸世界的拒绝，但以反抗取代权力意志，以团结取代等级。他同时拒绝了叔本华的否定意志与尼采的意志神化，走向非意志论的人道主义哲学。

(三) 意志论向存在主义转化的内在机制

从叔本华的物自体、尼采的权力增长，到海德格尔的追问存在、加缪的反抗，意志不再是解释世界与人性的终极原则。存在主义虽然关注个体生存，但具有显著的主体性去中心化倾向，拒绝将个体理解为意志的载体，不以意志为核心。总体而言，意志论到存在主义，并非线性继承，而是一场持续的去意

意志运动。存在主义接受了叔本华与尼采对理性主体的批判，但拒绝将意志作为替代性的本体论原则，并发展出替代概念，将哲学的关注点从“意志的本性”转向“生存的具体处境与选择”。这一转向既是延续，也是根本性的断裂。存在主义并未简单继承或否定叔本华与尼采，而是将意志从形而上学的“物自体”或宇宙动力原则，悬置并降格为生存论的结构性功能。继承的内核首先是非理性主义的主体性转向——存在主义全盘接受了理性是表象、意志/情感/处境才是原初现实的立场，由此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本质的虚无化”（人无先天本性）、“价值的创造论”（价值源于设定而非发现）以及“痛苦的正当性”（焦虑与荒谬是本真起点）这三个核心遗产。然而，存在主义坚决解构了意志的实体性、目的论驱力与单子等级制：意志不再是深藏于世界背后的“力”或“冲动”，不再含有“自我超越”或“增长”的内在定向倾向，也拒绝尼采式的主奴支配结构。

意志论的存在主义转化路径内在机制由三种精密的哲学操作构成。其一是现象学还原：海德格尔悬搁了“意志本身是什么”的形而上学追问，转而描述“意志如何在生存中被给予”，于是叔本华的物自体被还原为此在的“筹划”或意识的“意向性”，意志从基底降为显现方式。其二是时间性与有限性的植入：尼采用永恒轮回强化意志的无限肯定，而海德格尔引入向死存在，将意志的永恒自我克服解构为有终性的决断，意志不再追求无限增长，而是在死亡边界处收回为本真的能在。其三是关系性重构：尼采的意志是单子式扩张，而海德格尔的共在与加缪的反抗中的“我们存在”，将他者从意志征服的对象转化为意义世界的共同组建者，从而瓦解了意志的等级制。

最终，这一转化的实质是从“动力形而上学”转向“生存论现象学”——不再追问“是什么在驱动人”，转而追问“人在其有限处境中如何做出意义选择”。意志的本体论权威被悬置，但其功能性角色（筹划、否定、决断）被保留，重新安置在时间性、有限性和主体间性的新地基上。叔本华的否定意志与尼采的神化意志，在此汇流为一种清醒的、无保障的自由实践，这便是转化完成的标志：意志不再是解释世界的终极原则，而成为个体在虚无中自我构型的动态方式。

以叔本华和尼采为肇始，西方哲学人性观开启了根本性的转向历程，哲学理解的核心视角由理性主体转向非理性存在的人自身。叔本华意志主体论的激昂宣扬在黑格尔时代尚未取得彰显，但自19世纪末以来经尼采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改造后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演进主线，并在现代人性论发展历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 [1] [德]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76, 396.
- [2] 杨宗伟. 意志是分裂的身体——论叔本华、尼采、施韦泽意志学说的基础[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53(3): 61-69.
- [3] [德]尼采.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138.
- [4] 孙正聿. 简明哲学通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82.
- [5] 周翔宇.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建构研究——由“此在”的“在之中”看中西方哲学时空观差异[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4): 118-126+155+160.
- [6] [德]海德格尔. 尼采(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09.
- [7] [法]加缪. 反抗者[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8+185.